



【王陽明帶你打土匪096】

直升三品跳加官(中)

文／陳復

張永搖搖頭說：「這早晚都在皇上左右，黨羽盤根錯節依附著他，耳目遍布於各省，無法除掉。」楊一清慷慨激昂回答：「張公公同樣是皇上相信的大臣，討賊的事情不交給他人而交給張公公，就看得出皇上的意思。」他再接著說：「現在軍事勝利，捷報將奏給皇上，請公公藉此機緣揭發劉瑾的奸情與惡事，皇上英武，必然會聽張公公的意見誅除劉瑾，劉瑾被除掉，公公您就全面掌握大權，可矯正往日各項弊端，收服天下的人心。」

張永顯然有點動搖，沈思半晌說：「假如事情不濟，如此將奈何？」楊一清很冷靜回答：「別人說的話沒用，張公公說必然有效果，萬一皇上不信，公公就頓首在地上痛哭失聲，請求乾脆讓自己在皇上面前去死，甚至說要剖開心臟表示絕不安言，皇上必然會被張公公說動，如果張公公覺得這話說得有道理，就立即行事，不要有任何遲疑。」

這楊一清真是個黑面書生，不只會讀書更會殺人，實在是個狠角色，要別人去死說得如此簡單俐落，這難道不是一石二鳥的詭計？沒想到乘著酒興，字字都打到張永心底，惹得這老奴勃然大怒，站起來斬釘截鐵說：「老奴哪裡會顧惜自己的餘年，不敢報效君王？咱們就這麼幹！」接著兩人再你一酒我一酒的對飲成三人，就此結為生死與共的好兄弟。

後來，張永果真按照楊一清的計謀除掉劉瑾，這點前面已跟各位看官聊過箇中細節，我們且不再多言。因此，張永掌大權，他與楊一清已有特殊的情誼，將其視如左右手，請明武宗召其回來擔任戶部尚書，加太子少保並賞賜金幣，後來再改任吏部尚書。

楊一清其實是個性情寬大且為政通達的人，在吏部尚書的任內，全面恢復往日被劉瑾陷害的官員，加上他素來對兵部的深厚影響，說到這裡，相信各位看官您就能瞭解為何王陽明會跟著楊一清熱情合演「跳加官」的舞蹈了，他已成為新朝氣象一新的主要指標，劉瑾曾經有多壞，就要讓陽明平反得有多高！

然而，陽明在大興隆寺的講學鬧得滿城風雨，使得其與湛若水暨黃綰組成的「心學聯盟」被朝野側目，朝中領導階層對此有些反感，就開始拆散三人來讓大家耳根子清靜些，除派甘泉出使越南冊封洪順帝擔任安南國王外；黃綰被人參劾，不得不告病歸鄉，卻在浙江紫雲山樊川書院舊址辦石龍書院；陽明則來到太僕寺擔任少卿，由其首席弟子徐愛（橫山）陪同來到南京就職。

橫山當時正因擔任祁州知州三年考滿進京，接著升任南京工部員外郎，兩人商量到南京任職前，先共同坐船回餘姚。

我的青春我的歌 文／曹郁美

互放光亮的《偶然》

上回談到《偶然》意猶未盡，今日續聊。同名《偶然》的歌者甚多，較知名者有三首，我將依時間之序來談。

上海版《偶然》，創作者為李惟寧，他曾於南京、上海任教，是一位正統音樂界的教育人士。惟寧於一九五三年為電影《翠翠》作了一首插曲，取材自徐志摩詩：「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，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不必訝異，更無須歡喜，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記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。」

徐志摩的詩一向典雅浪漫，被歸類為新月派詩人，「新月」二字是民初時期取材自印度詩人泰格爾的《新月集》。一九二六年徐志摩創立《詩鵲》專刊，與聞一多、朱湘等人共同推動新的格律詩派，後來創立「新月書店」、「新月月刊」，可謂盛極一時，從此以後「新月派」便成了新詩、浪漫派的代稱。

此派受到西洋「格律詩」的影響，內容以抒情為主，充滿浪漫主義情調。形式上講求音韻、節奏、格律、注重章句整齊、詞藻華美、音韻鏗鏘；以今日眼光看來「新月派」甚為拘泥了。

還有人說，徐志摩的這首詩是獻給他所愛的林徽因，她是有夫之婦。雖然徐志摩情史豐富，但這個「贈詩」之說是否成立還有待考證。

這首李惟寧版的《偶然》，原唱者是王若詩，其調性、曲風、唱法偏向藝術歌曲，以後成為聲樂家演唱中文曲目的選項。既然屬於藝術歌曲，唱法較嚴肅，僅流行於學院裡也是自然了。

第二首是台灣版的《偶然》，上回已詳談，今日再談另一教人愕然之事。

二〇一五年，原民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節目名為《吹過島嶼的歌》。有一集節目中原民歌手胡德夫（KIMBO）以鋼琴自彈自唱了《偶然》，並說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，那就是本曲源於一位年輕女孩，為紀念已逝母親而作。這個說法明顯與吳統雄



有抵觸，據統雄描述，這首歌是在他大一年與山野服務的友人集體創作，那年是一九七三。

吳統雄並在胡德夫唱《偶然》的影片下留言，全文摘引如下：「如果『民歌』的定義，就是『經由民間多人互動、廣泛的』，且廣在救國團營隊中流傳……所以，凡是吳統雄於大學一年級時與朋友共同創作，在一九七四年後還有與《偶然》有關的情節，在時序邏輯上，可知都是幻化的傳說吧？」

口頭傳唱而產生、發展起來的歌曲，《偶然》無疑是最具民歌精神的作品。《偶然》是吳統雄於大學一年級時與朋友共同創作，且廣在救國團營隊中流傳……所以，凡是吳統雄於大學一年級時與朋友共同創作，在一九七四年後還有與《偶然》有關的情節，在時序邏輯上，可知都是幻化的傳說吧？」

作者尊重各種綺麗的再創造，也再豐富了民歌多層想像力的外在和聲。」

這番話或許可為《偶然》從哪裡來、《民歌》的定義為何的註腳。不過再怎麼說，把這首歌誤植為林伯宜所作、劉家昌所作，審判度「作怪，隨便安一個名字上去以求透審過關，是業者不得已之舉，說來也真無奈。」

吳統雄過去有五十多首歌沒通過過審查，這首《偶然》是唯一一首通過者，難怪他後來對音樂界失望，轉往資訊界發展，曾於世新大學、台灣大學任教。

還有，這首「吳統雄與團友版」與徐志摩無關，歌詞是這批年輕人的創作，與徐志摩一點兒關係也沒有。

說起知名度較高、流傳較廣的當屬香港版的《偶然》。一九七六年，嘉禾影業欣賞一位能演能唱擅作曲的玉女，量身打造了一部名為《秋霞》的電影，由宋存壽執導。她就是十九歲、初登場的陳秋霞。

在片中，秋霞演唱了一首自創曲《偶然》，歌詞亦取材自徐志摩詩。而她精湛的演技榮登第十四屆金馬獎的影后寶座，堪稱歌紅、人紅、戲紅。當時的陳秋霞與鍾鎮濤，乃港台的最佳情侶檔。

陳秋霞不算漂亮，屬於氣質美女、創作才女。她在當紅之際嫁馬來西亞富商，家庭美滿。大約十年前齊秦重唱這首《偶然》，還邀來陳秋霞一起合唱，給歌迷留下了經典。後來她與癌症奮鬥，滿頭白髮但神采奕奕，令人敬佩。

以上三首《偶然》，第一首偏藝術，第二首有「救國團風」，第三首則屬流行路線。它們在半世紀前互放光亮，為華語歌壇增添美事，令人衷心感謝。

【春秋雜論】文／梅青

第一道禁菸令

追溯中華民族的禁菸史，首登場的應是虎門銷菸之前一百一十年雍正皇帝下達的禁菸令。

雍正年間，鴉片之害與時俱增，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不滿與憤慨，廣東碭石總兵蘇明良挺身而出，上書朝廷奏請禁菸絕毒。

蘇明良是福建漳州人，生於清康熙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六八二年），歷任守備、游擊、參將、副將、總兵等職。他任職的地方，都在東南沿海，均屬鴉片氾濫區。耳聞目睹鴉片的販運、禍害，如何禁絕鴉片之害？蘇明良向皇帝獻策：嚴禁洋商私運鴉片入境，堵塞鴉片來路以治本。敕令總督巡撫以下地方軍政大員，凡被告發，或被緝獲的私販鴉片、私開菸館者，一律從重治罪，並嚴厲懲處失察之地方官。

雍正皇帝接受了蘇明良的奏請，交中樞大臣議定查禁鴉片辦法，逐條過目核准後，於雍正七年（西元一七二九年）下達了查禁鴉片諭旨，公告《興販鴉片及開設菸館之處罰條例》：「販運鴉片照買賣違禁物品例嚴懲，人犯戴上枷鎖，標明罪狀，在街市示眾一個月，然後發配邊境充軍。若私開鴉片菸館，引誘良家子弟吸食者，照懲辦邪教惑眾法例，處以監候，即判處死刑後不立即執行，等待會審，或處決或減等發落。從犯打一百大板，流放三千里外。涉案之船戶、地保、鄰居等人犯，打一百大板，拘禁或服役二年。軍士小吏差役等假託事由索取鴉片的，按贓物的價值照枉法罪懲處。失察之關卡文武各官，均交部嚴加議處。」

此為中國的第一道禁菸令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道禁菸令。

出於對社稷的忠誠、民生的關愛，雍正六年（西元一七二八年）十一月六日，向朝廷上了《嚴禁販賣鴉片以拯民生以息盜源摺》。

摺子首先奏報了鴉片的由來及買賣：洋商以藥材為名，將鴉片販運入境牟取利財。地方無良官員及奸民充當二道販，炮製菸膏，備置菸具，私設菸館，引誘良家子弟吸食，上當者不計其數。奏章繼而陳述了鴉片的無窮貽害：吸食鴉片迫至年深日久，血枯肉脫百病叢生，苟延殘息，死期日近。又一旦染上毒癮，難以自拔，財帛盡作毒資，多有家業蕩盡，借貸無門，淪為盜賊，貽害地方。

如何禁絕鴉片之害？蘇明良向皇帝獻策：嚴禁洋商私運鴉片入境，堵塞鴉片來路以治本。敕令總督巡撫以下地方軍政大員，凡被告發，或被緝獲的私販鴉片、私開菸館者，一律從重治罪，並嚴厲懲處失察之地方官。

雍正皇帝接受了蘇明良的奏請，交中樞大臣議定查禁鴉片辦法，逐條過目核准後，於雍正七年（西元一七二九年）下達了查禁鴉片諭旨，公告《興販鴉片及開設菸館之處罰條例》：「販運鴉片照買賣違禁物品例嚴懲，人犯戴上枷鎖，標明罪狀，在街市示眾一個月，然後發配邊境充軍。若私開鴉片菸館，引誘良家子弟吸食者，照懲辦邪教惑眾法例，處以監候，即判處死刑後不立即執行，等待會審，或處決或減等發落。從犯打一百大板，流放三千里外。涉案之船戶、地保、鄰居等人犯，打一百大板，拘禁或服役二年。軍士小吏差役等假託事由索取鴉片的，按贓物的價值照枉法罪懲處。失察之關卡文武各官，均交部嚴加議處。」

此為中國的第一道禁菸令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道禁菸令。

【禪門語彙】文／永本

古鏡未磨

禪林用語。「古鏡」比喻本性或真如自性，「未磨」比喻真如自性尚未顯現，或被現象界的習氣覆遮，無從顯真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十四（大五一·四〇一上）：「五代青原行思派僧龍濟修（約十世紀上半葉前後在世，世稱修山主），上堂遇僧問：『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照破天地！』問：『磨後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黑似漆！』」有些燈錄將修修的回答顛倒互易，形成二種不同的解讀：（1）真如自性未被塵垢所染時，心光照遍天地；一旦染上諸種惡習，就變得黑似漆了。（2）真如自性尚未經歷現實考驗，烏黑如漆；經過現實錘鍊以後，斷滅諸種惡習，才能真正心光照遍天地。這兩種解讀無論正解或負解，真如自性都湛然一如。

如果無法頂破石頭，那何妨就彎個身？當我走在溪頭的竹林小徑上，彷彿聽見了路旁的竹正這麼對我說。

竹林裡的竹，株株昂然挺立，唯獨有幾棵彎腰躬背，原來它們成長處的上方有一顆巨大的石頭，擋住了生長之路。

所謂人各有命，有人「含著金湯匙出生」，有人落土時家境貧無立錐，襁褓時期遭遇之坎坷不難想見。但人生旅途乃是長時間的奮鬥和競賽，誰能預見幾十年後又如何？

我有時會遇到遭受困頓挫折的朋友，無論年輕年長，我看到他們的艱窘和沮喪，往往會以一句話相贈：「人是馬，不是火車。」

火車只能沿一條鐵軌前進，遇有橋斷山崩，軌道受阻就過不去了。而馬則擁有四條強健的腿，前方道路受阻且繞個彎改個道，最終還是到得了終點。

相較於其他竹類同伴，新筍萌生於巨石之下未免也太苦命了，如果放棄，也就失去了它的一生。但這幾株竹並不放棄，努力尋找生命的出口，最終還是長大了。而所謂人各有命，也適用於此刻，說不定伐竹人認為彎曲的竹不成材賣不了錢而不再砍它，使它逃過斧斤之劫。

也說不定竹雕名家相中了它的奇特身形，將它雕成一件身價不凡的傑作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豈能輕言放棄呢？

【人間沉思】

巨石下的竹

文與圖／邱傑

如果無法頂破石頭，那何妨就彎個身？當我走在溪頭的竹林小徑上，彷彿聽見了路旁的竹正這麼對我說。

竹林裡的竹，株株昂然挺立，唯獨有幾棵彎腰躬背，原來它們成長處的上方有一顆巨大的石頭，擋住了生長之路。

所謂人各有命，有人「含著金湯匙出生」，有人落土時家境貧無立錐，襁褓時期遭遇之坎坷不難想見。但人生旅途乃是長時間的奮鬥和競賽，誰能預見幾十年後又如何？

我有時會遇到遭受困頓挫折的朋友，無論年輕年長，我看到他們的艱窘和沮喪，往往會以一句話相贈：「人是馬，不是火車。」

火車只能沿一條鐵軌前進，遇有橋斷山崩，軌道受阻就過不去了。而馬則擁有四條強健的腿，前方道路受阻且繞個彎改個道，最終還是到得了終點。

相較於其他竹類同伴，新筍萌生於巨石之下未免也太苦命了，如果放棄，也就失去了它的一生。但這幾株竹並不放棄，努力尋找生命的出口，最終還是長大了。而所謂人各有命，也適用於此刻，說不定伐竹人認為彎曲的竹不成材賣不了錢而不再砍它，使它逃過斧斤之劫。

也說不定竹雕名家相中了它的奇特身形，將它雕成一件身價不凡的傑作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豈能輕言放棄呢？

